

世界文学百年经典

最具权威的翻译家团队
值得珍藏的全译本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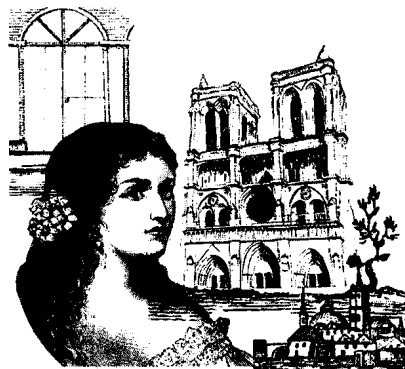
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

巴黎圣母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世界文学百年经典
最具权威的翻译家团队
值得珍藏的全译本精品



| 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

巴黎圣母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李玉民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4(2012.1重印)

(外国文学名著·世界文学百年经典丛书)

ISBN 978-7-5499-0435-8

I. ①巴… II. ①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7909号

书 名 巴黎圣母院

作 者 [法]雨果

译 者 李玉民

责任编辑 刘国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扬中科技园区东进大道6号(邮编212212)

电 话 0511-88420818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95 000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0435-8

定 价 35.00元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837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雨果出入人世二百余年，被誉为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戏剧家、伟大的小说家、伟大的散文家、伟大的批评家，等等，然而，哪一种头衔，都不足以涵括雨果的整体。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来，我倒认为思考者（思想家）或许堪当此任。

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学说的思想家，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雨果的诗文，一字一句，一段一章，无不浸透了思考。而千种万种的思考，最深沉、最宏大、最波澜壮阔的，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了。

思考人类的命运，主要体现在他创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的过程中，换言之，这三部长篇小说，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

雨果由《巴黎圣母院》（1831）开宗明义，继由《悲惨世界》（1845—1861）淋漓演绎，终以《海上劳工》（1866）重彩结幕，历时三十余年，才算完成“人类命运三部曲”。

完成这三部曲，这三大部杰作，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

三部曲分别从宗教、社会、自然三个角度，来演释沉重地压在人类头上的三重命运，即有史以来人类所承受的教理（迷信）的命数、法律（偏见）的命数、自然（事物）的命数。

宗教、社会、自然，这三种主要的异己力量，是人类既需要又与之抗争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为“人生的神秘苦难”的根源。

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探根溯源，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史中，与宗教、法律、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样永恒性命题。因此，构成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也就成为世界文库的不朽杰作。

《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杰作，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但是，《悲惨世界》从酝酿到出版，延宕三十余年；而《巴黎圣母院》的创作虽小有波折，时逢七月革命，小说的研究材料和笔记全部散失，但雨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一气呵成，显示出他的天才与勤奋。

雨果以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文学创新者的胸怀，偏爱宏伟和壮丽，而巴

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两者自然一拍即合。雨果打算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一开始酝酿，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讲述一段奇异的故事。

在雨果的笔下，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个完备的、定型并能归类的建筑：它不再是罗曼式的，但还不是哥特式教堂，因而成为集万形于一身的神奇之体，成为令人景仰的科学和艺术的丰碑。1831年，《巴黎圣母院》一经出版，它又成为文学的丰碑了。于是，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两座丰碑就并肩而立，再也分不开了。

有了这部小说，巴黎圣母院在城心岛上亭亭玉立，仪态万方，不仅多了几分风采，还增添了一颗灵魂。

笔者在欧洲参观过数十座大教堂，都各具风采，有的甚至显得还要宏伟高大，还要华丽美观，但总是作为建筑艺术来欣赏。然而，唯独见到巴黎圣母院，哪怕只是在它的广场走过，哪怕远远望见它的雄姿倒影，笔者也不免怦然心动，有种异样的感觉，脑海重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

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一身白衣裙，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敲钟人卡西魔多则远远地欣赏这美妙的一对；另外还有一副目光在追随着姑娘，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淫荡而凶狠，密修室里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正在窥视；教堂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那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贵族小姐致敬……

继而，广场上一片火光，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开始攻打圣母院；可是，卡西魔多不知是友，误以为敌，独自挺身出来保卫吉卜赛姑娘，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还熔化了铅水倾泻下来；在熊熊的火光中，廊柱的石雕恶兽魔怪似乎全活了，纷纷助战……

以这大教堂为中心舞台，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幻莫测的场面，就是在演绎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命运”，并将所有这些人物锁到命运的铁链上。圣母院也好像有了灵魂，有了生命，以天神巨人的身躯，投入人世间这场大混战。

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正是锁住人的命运的铁链，而人同教会势力，同狭隘思想相抗争，便酿成大大小小的悲剧。这些悲剧组成的15世纪巴黎的社会画面，由雨果的天才想象和创作，从湮没的久远年代，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

雨果早在21岁时就讲过：“在瓦尔特·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这种小说既是戏剧，又是史诗；既风景如画，又诗意盎然；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既逼真，又壮丽；它把瓦尔特·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几年后便由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实现了。



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巴黎圣母院》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塑造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具有15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都可以用“奇异”两个字来概括。推选丑大王的狂欢节,奇迹宫丐帮的夜生活,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敲钟人飞身救美女,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卡西魔多的复仇与殉情,这些场面,虽不如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但是同样奇异,有的也同样惊心动魄,催人泪下。

书中人物虽然生活在15世纪,一个个却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残疾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魔多、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等等,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十分奇异,却又像史诗中人物,比真人实事更鲜明,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

不过,书中最奇异的人物,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她既衰老又年轻,既突兀又神秘;她是卡西魔多的摇篮和母亲,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官殿。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总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巴黎圣母院的名气远远超过所有教堂,大半功劳应当归于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许多游客都是读过小说,或者通过不同途径知道这个故事,才慕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

雨果由1802年出生至1885年去世,83年的历程从帝国走到共和。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卡西魔多似乎又飞身登上钟楼,趴到大钟玛丽的身上拼命摇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同自动送葬的200万民众的“雨果万岁”的呼声汇成奇妙的哀乐。一声声的钟鸣,所表达的何止是沉痛,还隐隐含有遗憾。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左岸,安葬到先贤祠,她心中何尝不在想:“雨果啊雨果,葬在先贤祠,固然是一种殊荣,但是,你在我这里长眠,才真正死得其所!”

《巴黎圣母院》于1991年译出,纳入《雨果文集》中,又选入《雨果精选集》中,后又出了四五种单行本,早该修订一下了。这次趁再版之机所作的修订,仍失之仓促。世界文学名著的中译本,十余年校订一次不为过,最好请高手操作,自我很难超越。好的中译本和外国名著,应是译者的文学创作,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读下去。

李玉民

2004年3月18日于北京花园村



几年前，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更确切地说是追踪觅迹，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

’ ANAKH^①.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由岁月侵蚀而发黑，深深嵌入石壁中，其形貌和笔势，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人之手写下的，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尤令作者凜然心惊。

作者思索再三，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或者凶兆的烙印，才肯离开人世。

后来，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哪种原因已难知晓），字迹消失了。须知将近两百年来，中世纪的宏伟教堂，无不遭受这种待遇。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四面八方都来破坏。神父要粉刷，建筑师要打磨；老百姓则蜂拥而至，干脆拆毁，夷为平地。

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就这样湮没无闻，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如缕的追怀了。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几百年前就消逝了，历经几代人，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就连这座大教堂，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

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

1831年2月

① 希腊文，命运。



勘定本说明

前此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新”章节、“新”字说法有误，应当说“未曾面世”。因为新者，一般理解为“新写的”，而本版增加的几章并非“新的”。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始于同一时期，源于同一思想，始终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况且，作者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讲，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必然是同时产生的；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所谓戏剧或小说，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由多少部分构成，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这种性质的作品，动笔就应当一气呵成，既成定型，再要实行嫁接焊接之术，则势必貌离神异。事情一旦告成，就不要改变初衷，不要再补缀修饰了。书一旦出版，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立时便能确认并宣布出来；同样，犹如婴儿面世，一旦发出呱呱之声，婴儿就算出生了，就算入世了，生成什么模样，父母再也无能为力，从此属于空气和阳光，生死由他吧。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只能认了。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您的这棵树长节弯曲吗？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的。您的小说病势危殆，活不成了吗？您不能起死回生，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请相信我，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

因此，笔者特别关照读者，这里增补的三章，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巴黎圣母院》前几版没有收入，原因很简单，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要么重写，要么舍弃，笔者当时考虑，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纵然缺略，也无关宏旨，绝不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唯独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于是，作者决定照样付印。还有一层，不妨供认不讳，作者未免懒惰，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他望而却步，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

如今，这三章又物归原主，他就不失时机，让它们复归原位了。

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创作的样子，好还是坏，长久还是短命，反正这是作者的初衷，原样奉献。

自不待言，有些人认为，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他们自视甚高，却在《巴黎圣母院》中仅仅追求戏剧性，仅仅追求故事情节。然而，也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不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在阅读《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还饶有兴趣地——怨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通过诗人原本原样的创作，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

这一版补足了遗缺的几章，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一部《巴黎圣母院》，假如值得，也就补充完整了。

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表述并阐明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且不幸的是，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不过，他也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未来判定他持论偏颇。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后代人身上：我们在工作室里，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种子已然撒进犁沟，将来必定丰收。作者只是担心——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①，建筑艺术这片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曾是艺术的最佳土壤，如今恐怕元气耗尽，精液衰竭了。

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可以说前途无量，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教员都非常可鄙，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甚至完全南辕北辙，居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同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正相反，心里想着做双耳尖底瓮，偏偏做出罐子来。轮盘转，罐子现^②。

然而，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解决建筑艺术问题，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如果有可能，还要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作者在此声明，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这正是他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

《巴黎圣母院》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了，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作者甘当此任，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他已有多次机会维护我们的古老艺术，高声揭发种种衰败、毁坏和玷污的行为。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他责无旁贷，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一定要反复强调。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建筑艺术，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因为，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入什么人手中，今天无知的工人又是如何抹灰刷浆，胡乱作践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着实令人痛

① 出版时调整，详见第三卷第一章。

② 原文为拉丁文。语出贺拉斯的《诗艺》，意为教师本领平平，只能教学生做瓦罐，而学生更高明，做出双耳尖底瓮。



心！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站在一旁仅仅嘘几声，这真是我们有识之士的莫大耻辱！这里讲的情况，何止发生在外省，还天天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我们窗户下面；天天发生在巴黎，发生在这个大都市，这座文化名城，这个出版、言论、思想自由之邦。在要结束这篇《说明》的时候，我们不禁要举出几例，来说明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谴责，每天都策划、讨论、开始并继续破坏文化的行径，而且还心安理得，尽量干得漂亮，简直胆大包天，令批评家们瞠目结舌。大主教府最近拆除了，这座邸宅并不美观，倒还不算作孽，可是一股脑儿也把主教府拆毁，殊不知这是14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古迹，热衷于拆毁的建筑师根本不懂得加以识别。他们良莠不分，一并铲除。现在又有人议论要拆毁精美的万森小教堂，拆下的石料用来建造什么连道迈尼^①都不曾需要的堡垒。一方面不惜工本，加紧修复波旁宫那个破玩意儿；另一方面却任凭秋天的狂风肆虐，扫荡圣小教堂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窗。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前几天又搭起了脚手架，说不准哪天早晨，就要挥舞镐头了。事有凑巧，一名泥瓦匠在司法官那两座威严的钟楼之间盖了一间小白屋。另一名泥瓦匠又去阉割草场圣日耳曼，那可是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修道院^②。毫无疑问，还会有一名泥瓦匠，要夷平圣日耳曼—欧塞鲁瓦王家教堂。所有那些泥瓦匠都自称是建筑师，由省政府或国库来支付报酬，他们还穿上绿色礼服^③，而所干的事，无非是以冒牌的风格损害真正的风格。多么可悲的景象！就在我写这篇《说明》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掌握土伊勒里宫；另一个人对着菲利贝·德洛姆^④劈面砍了一刀，这位先生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硬让他那低矮蠢笨的建筑，横卧在文艺复兴建筑物这面最挺秀的门脸之前。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当然不能说是一件无足挂齿的丑闻！

1832年10月20日于巴黎

① 彼埃尔·道迈尼（1776—1832），法国将军，1814年曾率军固守万森堡，抵抗反法联军。

② 草场圣日耳曼修道院建于990年至1014年，是巴黎最古老的钟楼之一，但二座钟楼仅剩一座，故“阉割”云云。

③ 绿色礼服和绿色大礼服，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服装。

④ 菲利贝·德洛姆（1510或1515—1570），法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他应卡特琳·德·美狄奇王后之命，于1564年开始主持在瓦场旧址建造土伊勒里宫，拿出规模宏大的设计图，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法兰西精神，但他仅完成主体结构。他死后，别人增添的建筑违背这种风格。土伊勒里宫于1882年拆毁。



主要人物表

爱丝美拉达

美丽纯朴的吉卜赛女郎，自幼被人拐骗，靠跳舞行乞谋生。一次她在巴黎街头跳舞时引起伪善好色的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的注意，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最终被宫廷、教会联合送上了绞刑架。

卡希魔多

巴黎圣母院大堂敲钟人，外表丑陋异常，但心地却极为善良，对爱丝美拉达怀着一种高贵、圣洁的爱。他从行刑队手中奋力抢救出即将被处死的爱丝美拉达，将她带入巴黎圣母院避难。最后爱丝美拉达仍被处死，卡希魔多在愤怒地将弗罗洛从圣母院顶上推下摔死后，到公墓里找到少女的尸体，死在她身旁。

弗罗洛

巴黎圣母院大堂副主教，道貌岸然，阴险狠毒。他贪恋爱丝美拉达的美色，采取种种卑鄙手段，企图使爱丝美拉达屈从于他，在罪恶目的难以达到之后，将爱丝美拉达送上了绞刑架，但自己也被敲钟人卡希魔多从圣母院顶上推下，摔得粉身碎骨，一命呜呼。

浮比斯

国王宫廷侍卫队队长，外表英俊文雅，骨子里却粗鄙龌龊。他与爱丝美拉达的爱情不过是逢场作戏，当爱丝美拉达即将被处以绞刑时，他对姑娘充满深情的呼喊竟视而不见，挽着新欢扬长而去。

格兰古瓦

穷酸文弱的诗人，深谙人情世故，喜欢高谈阔论，贪生怕死。

克洛班

巴黎乞丐的头领，奇迹宫廷大王，性格粗犷暴烈，嫉恶如仇。为营救爱丝美拉达，他率众乞丐前往巴黎圣母院，与国王御林军展开血战，壮烈捐躯。

麻袋女

又叫帕盖特·香花歌乐女、古杜勒修女，爱丝美拉达的母亲。爱丝美拉达被拐骗后，她精神失常，隐居到一座塔楼里当修女。

百合花

浮比斯的表妹和妻子，温柔娇美，嫉妒心强，尖酸刻薄。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001

- 一 大堂/001
- 二 彼埃尔·格兰古瓦/011
- 三 红衣主教大人/018
- 四 雅克·科坡诺勒老板/022
- 五 卡希魔多/029
- 六 爱丝美拉达姑娘/034

第二卷/036

- 一 从卡里布迪斯漩涡到希拉礁/036
- 二 河滩广场/037
- 三 “以吻还击” /039
- 四 夜晚街头逐艳的麻烦/046
- 五 麻烦续篇/049
- 六 摔罐成亲/050
- 七 新婚之夜/063

第三卷/071

- 一 圣母院/071
- 二 巴黎鸟瞰/077

第四卷/092

- 一 善人/092
- 二 克洛德·弗罗洛/094
- 三 怪兽群有怪牧人/097
- 四 狗和主人/102
- 五 克洛德·弗罗洛续篇/103
- 六 不得民心/107

第五卷/108

- 一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108
- 二 这个要扼杀那个/115

第六卷/126

- 一 公正看看古代法官/126
- 二 老鼠洞/132
- 三 玉米饼的故事/135
- 四 一滴泪报一滴水/148
- 五 玉米饼故事的结局/154

第七卷/156

- 一 山羊泄密的危险/156
- 二 教士和哲学家原本两路人/166
- 三 钟/172
- 四 命运/173
- 五 两个黑衣人/183
- 六 户外大骂七声的效果/187
- 七 狂教士/190
- 八 临河窗户的用场/195

第八卷/202

- 一 银币变成枯叶/202
- 二 银币变成枯叶续篇/208
- 三 银币变成枯叶终篇/211
- 四 抛却一切希望/213
- 五 母亲/222
- 六 三颗不同的心/225



第九卷/237

- 一 热昏/237
- 二 驼背独眼又跛脚/244
- 三 失聪/246
- 四 陶土瓶和水晶瓶/248
- 五 红门钥匙/255
- 六 红门钥匙续篇/256

第十卷/259

- 一 格兰古瓦连生妙计/259
- 二 你去当乞丐吧/267
- 三 快乐万岁/268
- 四 坏事的朋友/274
- 五 法王路易的祈祷室/286
- 六 火焰剑闲逛/306
- 七 夏多佩驰援/307

第十一卷/309

- 一 小鞋/309
- 二 白衣美人/330
- 三 浮比斯成亲/335
- 四 卡希魔多成亲/335

第一卷



Chapter 1

— 大堂

话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那日巴黎万钟齐鸣，响彻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①，惊醒了全体市民。

其实，1482年1月6日那天，并不是史册记载的纪念日；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市民惊动，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②人进犯，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既不是拉阿斯城^③学生造反，也不是“我们尊称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摆驾入城；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更不是15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就在两天前，还有这样一队人马，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为缔结法国王太子^④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为此，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不得不满脸堆笑，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为他们演出一场“特别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不料天公不作美，一场滂沱大雨，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

1月6日那天，是约翰·德·特洛伊所说的“全巴黎欢腾”的双重节庆，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⑤。

这一天，照例要在河滩广场燃起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就在前一天，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全城：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

① 老城今称城岛，在塞纳河中，是巴黎城的发祥地，东侧有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大学城位于塞纳河左岸即南岸；新城则指塞纳河右岸即北岸巴黎城一部分。中世纪的巴黎三重城垣，本书第三卷第二章《巴黎鸟瞰》中有详细描述。

② 庇卡底位于法国北部地区，勃艮第位于法国西部地区，两地都曾建立过强大的封建王国。

③ 拉阿斯城是大学城的旧称。

④ 王太子即路易十一世的儿子，1483年继位，称查理八世。他与玛格丽特公主并未结婚：玛格丽特称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原是勃艮第大公弗朗索瓦一世之女，作为未来的王妃在法兰西宫廷长大，后因太子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娜而另嫁。

⑤ 主显节，又译显圣节。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三次显圣，故天主教称为“三王来朝节”，定为1月6日。狂人节是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日。

纺衬甲衣，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

一清早，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去看篝火，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观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那里能遮风避雨。大家仿佛串通一气，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

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道路，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并观看在同一个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

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须知索瓦尔^①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冲击着楼房的墙角，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突进围成如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②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不断向广场注入，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成千上万人呼喊，调笑，走动，简直沸反盈天。这种喧嚣，这种鼓噪，有时还变本加厉，有增无减。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折回头来，乱作一团，形成了漩涡。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以便维持秩序。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

面孔和善的市民，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站在门口、窗口，爬上天窗、屋顶，安安静静，老老实实，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而且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喜欢观望着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我们今天1830年的人，假如在想象中能有机会混杂在15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摩肩擦背，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而1482年1月6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也不无吸引力，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我们看起来反有全新的感觉。

如果读者愿意，我们就力图想象，读者和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会产生什么印象。

① 亨利·索瓦尔（1623—1676），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巴黎史等。

② “哥特式”一词，通常用得完全不恰当，但又完全约定俗成了，我们只好沿用，按照大家理解的那样，用来表示中世纪后半期的建筑风格，其基调为尖拱，是前半期以半圆拱为主的建造风格发展而成的。——作者原注



先是耳朵一片嗡鸣，眼花缭乱。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雕花镶木、绘成天蓝色、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远有一根巨大圆柱，接着一根又一根，总共七根，沿中轴线一字排列，支撑双圆拱顶的交会点。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年长日久已经磨损，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讼师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在门与门之间，窗户和窗户之间，边柱和边柱之间，不见尽头地排列着自法腊蒙^①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无所事事国王耷拉着双臂，低垂着眼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双手直指天空。此外，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扇，都精工细雕，富丽堂皇。总之，拱顶、圆柱、墙壁、长窗、镶板、宽门、雕像，所有这一切，从上到下，绘成天蓝和金黄两色，一望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不过，在我们看见的时候，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到了我主纪元1549年，尽管杜·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

在1月份的一天，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射进苍白的天光，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绕着七根圆柱回旋，现在我们想象出这些，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

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②，那么，司法宫档案室也就不会存放凶手的案卷，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要烧掉档案室，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由此可见，没有弑君一案，也就不会有1618年那场大火了。从而，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也就会依然屹立，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请亲眼看看去吧！”我们双方都省事：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

首先，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其次，即便有同谋，他们也很可能同1618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其实，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其一，3月7日后半夜，一颗宽一尺、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自天而降，落到了司法宫。其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

一场游戏多悲惨，
只缘案桌嘴太贪，
司法女神镇巴黎，

① 法腊蒙，传说中法兰克人的君主，生活在公元5世纪。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1610年5月14日被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刺杀。